

古镇的生长

□李晓

古镇清晨的第一声鸡鸣,升腾到蛋清一般漾动的蓝色天空。从雕花老床起床,76岁的王大叔打开沉沉木门,屋外天光瀑布般流过来,暗幽屋子顿时变得敞亮,王大叔的内心也亮堂起来。

这是王大叔在古镇的祖宅,房子寿龄200多年了。他家有一个上了桐油的老木盆,他说母亲常用这木盆给家中小孩子洗澡。我见过这木盆,大叔重新给它上了漆,依然发出古铜般的光芒。

王大叔家的早餐,是绿豆稀饭、咸鸭蛋、泡豇豆、泡大蒜,大叔塞给我一个咸鸭蛋说:“你尝尝,都是我在坛子里腌制的。”打开咸鸭蛋,蛋黄金黄,香味扑鼻。

建于明朝后期的古镇呈“之”字形,古街长392米,保存完好的青石板还有1623块。我把脚步放轻,小心翼翼地踩着包浆醇厚青石板。我感到自己的步子重叠在古镇先人们的无数脚印上。我对自己嘘了一声:轻点啊,不要惊醒了先人。

王大叔家的案台上,供奉着他祖父的画像。画像上的老人,面容清瘦,颧骨凸出,眉毛凝川,眼袋厚积,胡须掩映。

我与王大叔熟悉以后,常去古镇闲逛游玩。在古镇,感觉时间是经过草木浸润后慢下来的,它治愈着我的紧张与焦虑。幽雅古镇吹着清凉的风,古镇后边群山逶迤,源源不断送来草木的芬芳。

每次去古镇,王大叔家的几只白胖大鹅都来迎接我,它们一路“嘎嘎嘎”欢叫着。有一次去古镇,大叔把几只鹅吆喝到古镇边的溪流里,一只鹅在清澈的水流中扑棱着翅膀,突然把头埋入水中,又倏地引颈抬头,我见那只鹅摇晃着脑袋,大致是吞下水中食物兴奋所致。溪流上,有一座横跨两岸的单拱石桥,全长24.7米,建于公元1837年,桥顶南北两面外侧雕有石龙,且口中含珠,桥上碑廊刻有“德厚流光”四个大字。这桥取名普济桥,有普度、普惠之意。

我和王大叔坐在桥上,听着桥下潺潺流水声,静默之中感到古镇流走的悠悠时光。王大叔说起他祖父的故事,祖父是古镇上的盐商,当年就是沿着古镇群山的茶马古道运送盐巴、茶叶、桐油。在古镇的群山中,至今还能看到蜿蜒的古道。我一个人带上茶水干粮,沿着像血管一样布满大山的古道,走了一天。清晨的深山里,一波一波涌上来的草木滴翠之气,从每个毛孔呼啸而入。夕阳西下,晚霞灼灼,我躺在古道上,当年运送盐茶的“吱吱”马蹄声,从天幕上传到我耳边,让我的胸膛里,涨满了时间的潮水。

在古镇如水蛇腰摆动的尾端,有一座140多年的字库塔,该塔为仿木重檐阁式石塔,建造于清末年间,塔高7.5米,塔顶呈宝瓶形,塔身上刻有对联:“昔人敬字,教古圣文明”和“蝌蚪云霞焕,鸿篇日月光”,其字苍劲有力,气势磅礴。遥想当年,衣衫飘动的古镇人,满怀着虔诚之心,抱托着需要焚化的字文纸张,缓缓投入字库塔的炉子里,呼呼火光中,字纸慢慢焦黄,化为灰烬,一个个有灵性有灵魂的汉字,在火焰中涅槃重生,化为古镇人仰望的星星之光。

古镇,在时间的喀喀声里,生长着。这样的生长,来自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生命力。保存完好的30多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都是古镇在漫漫时间里顽强生存之宝。古民居、字库塔、古墓群、金黄甲大院、“贡米”梯田,它们在古镇大地上更新与生长着。

古镇古城的保护、开发与利用,历来是一道难题。在古镇,我看到了它静悄悄地生长。古镇的灯光亮了,红灯笼里,有着穿越岁月迢迢之光的动人光晕,那些近乎荒芜、坍塌、破损的古镇民居,经过匠心修复,焕发出了更加迷人的光芒。如古镇附近的金黄甲大院,建筑奇特,砖木结构,抬梁式与穿斗式梁架混合结构,青瓦硬山屋面,在大院饭堂正面墙上,画图中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呼之欲出。今年夏天,在金黄甲大院上演了一出盛世迎亲图景:唢呐吹起来,花轿颠起来,喜气洋洋的新郎头戴状元冠,身着大红袍,骑着高头大马,由锣鼓手、唢呐手、轿夫等组成的迎亲队伍,紧跟在新郎后面,浩浩荡荡开始了迎亲表演……

古镇的那些草木家当,那些老房老院,那些蜿蜒古道,那些文物典籍,于时间深处的马蹄声里,在万物生长中被照亮,散发着光阴酝酿的沉香,也浮动着生机盎然的景象。

人山水

老哈河,是西辽河的南源。辽代称“土河”,清朝时称老哈河。蒙古语为老哈木伦。

生长在老哈河左岸的我,对故乡一直心心念念。初秋,约了几位朋友,用了一周时间,从头到尾实地考察了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。老哈河的考察是从源头开始的。

老哈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七老图山的光头山东坡,在宁城县甸子乡七家村流入赤峰境内,由西南向东北流淌,沿途接纳了黑里河、八里罕河、坤头河、锡伯河、阴河、崩河、饮马河等支流,至下游翁牛特旗大兴乡的海流图,汇流了西边流来的西拉木伦河,始称西辽河。河流全长425公里,流域面积2.9万平方公里,多年平均径流量13.4亿立方米。

我们随着当地向导,登上了光头山东坡。这里是平泉县北境柳溪满族镇地界,归河北省辽河源自然保护区管理。据《辽史》记载,光头山是契丹族的发源地,契丹始祖奇首可汗曾仙居于此,后骑白马沿老哈河而行,与乘青牛沿西拉木伦河东行的天女可敦相遇于木叶山,生八子,形成契丹八部。后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八部。

光头山东坡比较平缓,是一片开阔的山地草甸草原,面积约有上万亩,周围群山环绕,森林密布。我推测,相对于周边而言,这个山头植被低矮,树木稀疏,人们称其为光头山。其实,它还有个正式的名字:马孟山。传说,契丹始祖奇首可汗有两件宝贝,即白马和玉孟,山名由此而来。早年耶律阿保机在这片草地牧马,故有“王爷马场”的称谓。后来辽景宗、辽道宗、辽萧太后都曾在这里飞驰逐猎,弯弓射雕。

在山坡草甸中,我们找到了一口残存的老井。老井看去年代久远,由乱石砌筑而成,涓涓泉水从石缝中渗出。向导告诉我们:这就是辽河源头。我们仔细察看,老井破败,无人打理,周围别无他物,更没有辽河源头的任何标识。到了山脚下,在多条小溪汇合形成径流处,才看到一块矩形石碑,上刻“辽河源头”四个大字。这是多年前,辽宁省营口市一些民间人士溯辽河源来到这里,立此存照。

当然,也有专家认为黑里河是老哈河正源。光头山北麓,为黑里河国家自然保护区,属茅荆坝天然林区,森林中有天然油松、白桦,有以蒙古栎为代表的针阔混交生态系统,为华北山地面积最大、长势最好、最为集中连片的分布区。老哈河上游最大支流——黑里河发源于此。保护区内山势高峻,植被良好,降水丰沛,多年平均降水在700毫米左右,形成丰富的地表水资源,是老哈河上游最重要水源涵养地。这里山清水秀,空气清新,据测算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米达2万个以上,已成为周边人们野游休闲的好去处。当年,北宋名臣欧阳修出访辽地,途经这里时挥笔写道:“山深闻唤鹿,林黑自生风。松寒塞逾响,冰溪咽复通。”

通常“河以山为界,山以河为界。”弄明白河,先要理清山。

从地理上看,赤峰的地形地貌由两山两河组成,即北部大兴安岭横亘,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分界;南部燕山

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晚秋初冬时看霜,就像一年四季看天上起云一样,是件平常的事。

脑子里常常浮现这样一个场景:在天气稍稍有点凉手的日子,一个身高不到大人胸脯的小男孩推开吱吱作响的木制大门,欣喜地眺望原野上那大片斑斑点点的白。对,此处必须用“斑斑点点”这个成语。霜有一点跟雪不一样。大雪一下,四望皆白,好像谁给原野盖了一层厚厚的羊绒。而霜是淑女的,它一般只是轻轻地覆盖在野草、树叶、蔬菜的叶面上,薄得像纸一般,其他地方,原先是什么颜色,现在依然是什么颜色。如果用人的头发作比,雪像人到了七老八十的模样,而霜还是五六十岁时候的样子。

小时候,不管坐在家烤火,还是睡在床上,每次下雪,我都晓得。雪先会让天变得灰灰的,降落了,还要用白砂糖似的颗粒将屋瓦敲得叮叮咚咚,好

秋韵

方华摄

北国风光



悠悠老哈河

□林子

山地绵延,燕山支脉七老图山和努鲁儿虎山分置西南、东北两翼,分隔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;在大兴安岭和燕山山脉夹角中,由西向东流淌着两条河流,即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。两河孕育了红山文化,肇始契丹辽国。赤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,是内蒙古高原与东北、华北平原的结合部、过渡带,也是关内通往内蒙古草原和东北的交通要道。

老哈河流域范围,西自七老图山,东至努鲁儿虎山,北抵白岔山,南为燕山山脉,七老图山属燕山西北支脉,由中生代燕山运动形成,为断块中低山,由花岗岩、石英岩等组成。山脉自喀喇沁王府西北之松树岭,迤邐东南走向,为老哈河与滦河流域分水岭。七老图山的地形西高东低,波状倾斜,区域内水流多呈放射状分布,主峰为光头山,海拔1790米。由于河流切割和水系发育,老哈河源头地貌山体破碎,冲蚀沟壑自上而下遍布山体,河谷多呈V字形。

努鲁儿虎山,系燕山山脉东段北延部分,是赤峰市与朝阳市的界山,绵延于敖汉旗与朝阳市建平县之间。“努鲁儿虎”为蒙古语,意为“脊梁山”,辽时称“冷陁山”,是老哈河与大凌河的分水岭,也是内蒙古高原、冀北山地、辽西山地三大地貌交错地带。位于努鲁儿虎山中部的大黑山保护区,是以草原、森林及珍稀野生动物为主的丘陵山地综合性自然保护区。朝阳市与敖汉旗之间的天然屏障大青山,扼守蒙辽交通要冲,新中国成立前,这里土匪频繁出没,为害过行人,被民间称为“断亲山”。

把视野再展开一些:西北一东南走向的七老图山和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努鲁儿虎山,犹如燕山山脉向北伸出的双臂,倒八字形呈现于赤峰大地。自古以来,对内拱卫京畿重地,向北控制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游牧势力的威胁。静卧于两条山脉之间的老哈河谷地,西连长城、八沟(今河北平泉),东通西辽河、东北平原,正是史上京城通往蒙古和东北的重要通道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平辽道”,即从古北口北上滦平、承德、平泉,再到老哈河谷,直达东北。“澶渊之盟”以后,宋辽百年交往交流走的就是这条通道。清朝皇帝东巡祭祖,走的也是这条通道。清王朝在热

草木摇落露为霜

□游宇明

像生怕你不知道它要大驾光临。敲上那么两三个小时,估计该通知的人人都知道了,才会换一种姿势,以梅花般的形态在空中飞舞。霜呢,它只在晚上悄悄来临,没有一丝儿声响,如果你起得不够早,太阳一照,它立即化水珠了。老家有句话“霜重见晴天”,霜越厚,太阳照得越早,它消失的速度也越快。霜向我们显示的永远是一种谦逊、一种自视为尘埃的低调。

有些非常美好的霜是覆盖在古代的。《诗经·蒹葭》这样写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河边的芦苇白头的时候,正是植物上结霜的季

风且吟听

节,心爱的姑娘站在对岸,你望我来我望你,就是不能携手,多么令人心焦啊!宋朝的苏轼一生历经坎坷,却始终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,那种傲骨是霜带给他的。他在《赠刘景文·冬景》一诗中写道: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正是橙黄橘绿时。”

我最喜欢的霜是下在晚唐的那场。杜牧用《山行》记载了一次郊游: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,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杜牧诗中所指的“山”到底是哪一座,我没有考证过,但我总莫名其妙联想到岳麓山。岳麓山的风景真美啊!每年深秋

产力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。

此外,赤峰地区又先后发现了兴隆洼文化、赵宝沟文化、夏家店下层文化、夏家店上层文化、富河文化、小河沿文化等。这些文化表明,赤峰不仅是一块早熟的土壤,历史文化悠久,其价值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支撑。

辽中京(位于今宁城县大名镇)就坐落在老哈河畔,辽代中后期,这里不仅成了辽朝的经济文化中心,而且是辽、北宋交往交流的前沿。至今辽中京古城的轮廓依稀可见,经过千年的风雨洗礼,辽代大塔仍然巍然屹立。

这里,还有“让乾隆驻足的地方——响水。”公元1743年(清乾隆八年)秋,乾隆帝东巡祭祖,行至翁牛特旗与敖汉旗交界处的老哈河边,猛听得回首相和,响声震天,引来乾隆帝驻足观赏。原来老哈河流经这里,把大漠中的石山劈成峡谷,水流飞泻而下,急速跌进3米多深峡谷中,旋即前行再跌,复又跃出,三次跌入跌出,迸发出雷鸣般巨响,形成大漠中雄壮的瀑布景观。

“十全老人”爱吟诗,见此雅兴顿起,挥毫写下了长诗《观敖汉瀑布水》,令工匠以满、蒙、汉三种文字刻于老哈河北岸的石崖上。诗中“浩浩万里沙漠塞,乃有瀑水崇岗悬。”之佳句,告诉后人,科尔沁沙地当时已经存在。仔细观察摩崖石刻上的字迹,虽历经200多年风吹雨蚀,字迹仍依稀可辨,1949年至1954年4次勘查石门子坝址,后因两岸存在大面积流动沙丘、大坝沙丘基底处置难等复杂因素,才将大坝选在红山坝址。

到了老哈河下游尾端,河谷逐渐展宽,两岸地形也由沙丘台地过渡为沙丘平原,并与西辽河平原连为一体。两岸均为松散的易冲易塌的沙土土质,河宽达2000米。河身宽浅顺直,河床变形迅速,主流分散,摆动不定。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汇流处,回看两河水流痕迹:汛期断流,已成常态,洪水涌来则大水漫滩,水流含沙量大,形成游荡性河流;冬春季节,河道无水,便成了风道、沙源。

行走在老哈河畔,回想着老哈河的前世今生。看来,保持母亲河的健康,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,老哈河生态综合治理是关键。

回看老哈河,历史上它有两次机会与更宽广的历史潮流交汇,一次是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,一次是辽国的兴亡。这条古老的河流同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代。

时节,大片大片的红叶将整座山染得像是飘满红绸一样,半山腰有名满天下的爱晚亭可以小憩,还有一条曲如游蛇、蝉鸣鸟啭的小径可供攀爬。更美的,山脚还有我青春梦想的启航之地。每次见到霜儿,我总会想起一千多年前那个美好的日子,想起杜牧可能走过或根本不曾知晓的那一条被枫叶染红的小路。

常常想起一个电影的片断:长城外,古道边,秋草绵绵无际,寒风吹拂笛声残。夕阳慢慢消失于远方的山峦处,一对恋人执手相别。男子的背上背着一把油纸伞,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包袱,那孤独的身影与女孩的泪水一起,刺得人的心酸酸的。不过,电影的音乐却是昂扬向上。是啊,前路有思念结成的霜儿相送,有梦想实现之后再度相逢的信念可慰,泥泞坎坷也是生命的大道。

草木摇落露为霜,在生命的四季中,霜同样是一种美好的营养。

好事近·敕勒川草原

□陆彩荣

敕勒正秋肥,青绿阴山雄峙。漫步草原之上,有牛羊美壮。草鹰飞舞春意,豪气冲天放。高铁班车穿越,带路添春朗。

内蒙古纪行四首

□陈仕平

其一

一脉青山势遶,沃原千里草连天。秋深犹见花如海,风软时来雨似烟。羊群堆雪,毡包点点白。高歌一曲腾格尔,更信天堂在此间。

其二

北疆南岭正秋中,物事人情大不同。炎热邑城犹短裤,轻寒塞上已薄绒。桂食偏好清和味,蒙菜多呈豪放风。往北来南云水客,心安所遇乐无穷。

其三

敕勒妍久慕名,白头始面始行。昨宵犹作座中客,今日复成路上人。山海遥遥阻隔,心胸壮阔只消凝。邕州翘首期君至,把酒南湖共赋吟。

其四

南岭迢迢到北疆,人亲景最美舒张。一别身心犹在,从此家乡亦故乡。

梦中的蒙古马

(组诗)

□燕南飞

1

它累了,在科尔沁的背上歇脚,却依然做着飞奔的梦。

从草香中牵出星辰和月亮,从沙子里牵出渴望和锋芒。这河流干涸的喉咙日渐嘶哑,失陷于亘古而来的枷锁,那一句呼号,是从马背到箭矢之地的距离,是从弓弦到墓碑的距离。

大河,魂兮

还听得见马蹄在故道上哒哒取火

2

还可以再近些,每一颗星晨都是灯盏,还可以再深些,让每一粒沙子都知晓它的怀念。

怀念水,怀念鹰,怀念漂泊和烽烟。

不想让这些起伏跌宕的乐谱失传,驯马人老了,这一生最遗憾的事,就是没能驯服一条河流。

没能能在它血脉流干之前,与它交手,或者结缘。

最迷恋它匍匐的样子,驮着自己的骸骨

去远方——

3

被困在大地的指纹里,每一寸光阴,都是幸存者的火绳,一寸一寸燃尽。

眼眶中只有草原,跋涉,挣扎,这一路的艰难和救赎。

越是走近,就越是觉得身不由己。

在去往终点的路上,在去往归途的路上,在路上。

将影子钉入沙脊,将嘶喊钉进山石中,将自己钉在蒿草最茂盛的地方,和它们一起疯长。

待到花开浪漫时,想必你还认得它们。

星诗空

北国风光